

# 连续三年奔赴北极圈：只为那一道光

“2025年11月，在挪威罗佛敦群岛的寒夜里，极光如绿色绸缎般铺展于天幕之上，许晓平架起三脚架，按动快门——这是他连续第三年深入北极圈，只为捕捉宇宙赠予地球的那一瞬光影。

人类对宇宙的认知，来源于地球的夜晚。《星辰下的旅行》，这个浪漫而坚定的系列，既是许晓平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，也是支撑他持续拍摄天文主题的动力源泉。2021年，他辞去气象行业工作，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，将镜头投向星空、天象，从万年一遇的彗星划破夜空，到日全食遮蔽白昼，再到极光舞动天际……画面，成为许晓平与自然对话的语言。

“我会一直拍下去。”11月18日，刚刚从北极圈归来的许晓平接受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专访，“2026年欧洲日食已经让我非常期待了。”



新西兰南极光与银河拱桥。



许晓平

## 连续三年在北极圈追逐极光

前往北极圈追逐极光，“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。”许晓平告诉记者。2024年至2025年，是太阳活动峰年，强烈的太阳爆发引发地球磁场扰动，最终形成美丽极光。和所有极光摄影师一样，许晓平也不想错过这样的大片，“北极圈附近，由于所在纬度更高，更容易看到极光。和在国内拍到的极光大多呈红色和粉色不同，北极圈看到的极光是绿色的。”

“11月初去，正好碰到冰岛暴雪，海岛天气变化快，成片效果也不一样。”连续三年，北极圈的风光总有不同，许晓平说，每次拍摄都有惊喜。他还记得今年年初去冰岛拍摄的经历，“第一晚，我们在诸神山瀑布拍摄了一晚，第二晚前往另外一个点位，却碰上了大雪。我们小心翼翼终于把车开到了终点，结果没过多久，极光就如期而至，当时觉得特别幸运。”



约会星辰。

## 2

## 重大天文现象发生时都在现场

头上的星空，往往能唤起心灵中最深沉的惊奇和敬畏。

许晓平的摄影之路始于大学时代的热爱。上摄影课、网上自学、和同道交流，都成了他提升的通道。2013年起，许晓平开始系统地记录星空。那时候，他还是一名气象局工程师。“拍摄会上瘾。”每当有天象出现，他说，自己都会有“坐不住”的感受。随着拍摄经历的增多，“我的态度越来越坚决。”2021年，他辞去工作，选择做了一名全职摄影师。

《星辰下的旅行》是他的星空拍摄记录短片。每年，他都会根据特殊天象提前规划行程。然后，用镜头记录每一次惊喜。“第一部《星辰下的旅行》，把我2019年至2021年拍摄的星空主题内容做了一个总结，因为还在上班，所以拍摄地点主要在国内。”最近三年，有了更多的时间，他开始把自己的拍摄范围扩展到全世界。

“我会给自己设一个目标，在每个重大天文现象发生时，我都能在现场。这取决于你的行动力。”彗星、日全食、极光，许晓平都没有错过。

他曾独自上路，自驾前往云南梅里雪山拍摄星空；也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结伴而行，前往北美追日全食——当他们在露营地架起长焦镜头，常引来当地人的好奇与赞叹。

## 3

## 保持好奇心是他的星空座右铭

记住要仰望星空，不要低头看脚下。无论生活如何艰难，请保持一颗好奇心。你总会找到自己的路和属于你的成功。——这是物理学家霍金的一句名言，也是许晓平的星空座右铭。

并非每次追星都能如愿。2024年就有两次遗憾：一次是紫金山-阿特拉斯彗星拍摄，“我判断在北方拍摄效果不佳，就转战珠海，却遭遇天气突变，最终空手而归。”另一次是10月初强地磁暴引发极光，国庆期间，许晓平和朋友专程飞往新疆阿勒泰，在车上苦等四晚，极光迟迟未现，结果10月8日刚刚登机返程，极光就在身后爆发。“好在后来我仍未放弃，回北京后自驾到内蒙古终于拍到了极光。”他说。

细品许晓平的作品，很有个人风格：悬崖边上的人、冰面上的拍摄者、海滩旁沙滩椅上的观星人、森林木屋前的提灯者……人和星空，在许晓平的作品中同框。“每次站在夜色里，抬头仰望星空，能让自己变得心情平和。”拍摄中，许晓平总会给自己留下一些时间，与



挪威罗佛敦群岛极光。

静谧的星空相处，让自己可以静静地看一看头顶的这片穹顶宇宙。

有人的星空仿佛更有故事，有故事才能产生共鸣。因为拍摄星空，许晓平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摄影书；因为星空，他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；因为星空，他成了《中国国家天文》《天文爱好者》《少年科学画报》的写稿人。尤其是在《少年科学画报》上连续开设两年的星空科普专栏，让他得到了很多小读者的喜爱。

拍摄星空时，许晓平曾经在阿勒泰连续4天守候极光而不得；曾经在泰国的海边一整晚舒服地享受看星星的愉悦。“有价值的事物需要时间沉淀。一颗恒星的光芒可能穿越数万光年才抵达我们眼中，一次极光的出现，需要太阳风、磁场与大气的精密协作。这提醒我，无论是追求目标还是打磨技艺，都要像星空孕育美景那样，保持耐心与定力，在坚持中等待‘绽放’。”他说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峰  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